

正是这项强县富民的产业的重要原料之一。民族乐器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因地制宜和传承保护，也为连接兰考的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找到了文化之根。正如黄昌勇所说的那样：“泡桐是兰考的意象，有其符号价值。焦裕禄当年带领兰考人民用泡桐防风固沙，今天泡桐成为兰考走向新时代的一个依托。泡桐花开，唯美异常，是兰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就把泡桐、把虚构的泡桐园的兴废变迁完美地植入人物关系和剧情之中。”

作品主人公、老支书马水生坚守了半辈子的泡桐园构成故事的主要矛盾，话剧围绕不同时期对泡桐树的不同处理，将几十年来的历史画卷一一展现：从“大跃进”时期的盲目毁坏砍伐，到后来在焦裕禄书记的感召下恢复栽种，来到新时代，面对艰巨的脱贫攻坚战，对于几十年树龄的泡桐树究竟是留是砍，如何开发利用……折射出不同时代下兰考发展理念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纠葛。

作为《兰考》的精神支点——焦裕禄书记的形象通过马水生的回忆，几次出现于舞台上，无不起到转折剧情的重要作用。大幕拉开，面对风沙的焦裕禄不顾马水生的劝阻，坚持徒步排查风口，计划栽种泡桐，让年轻的马水生充分体会到了老书记的良苦用心，也感受到了种植泡桐对于兰考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坚定了守护泡桐园一生的信念……在全剧的高潮，焦裕禄再次出现，在病榻前留下最终嘱托：“聂马庄将来的日子，得靠这些泡桐树，得靠你们自己……要守住、受住。”一番话又促使了原本固执坚守信念的马水生最终放下内心的重担与纠

结，全力支持对泡桐树材的开发利用，以制作古琴等乐器为起点，为兰考脱贫走出新路。

话剧《兰考》以独特的创意和灵活的结构，打破主旋律题材的传统窠臼。“一个村庄、两个家族、三代人，《兰考》承载了巨大的意识容量和现实容量。”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兰考》编剧黄昌勇看来，脱贫攻坚不仅是发展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的过程，还应该保护乡愁、记忆、文化、非遗等精神内核。去年2月15日，黄昌勇在上海郊区闭关两周，写完剧本《兰考》最后一个字。“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北麓一个小村庄，在信阳读完大学后，才真正算是离开了熟悉的乡土，兰考与豫南在地貌和生活习俗方面有

下图：作为《兰考》的精神支点——焦裕禄书记的形象通过马水生的回忆，几次出现于舞台上，无不起到转折剧情的重要作用。摄影 / 尹雪峰



很大的差异，但同属中原文化圈这块沃土。我写的是兰考，却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记忆和积累投射进来，把自己在豫南乡村二十多年的生活调动起来。”

在剧中，除了把精神象征的泡桐树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编剧黄昌勇更特别提取兰考与上海的天然联系，即离开聂马庄的上海知青、技艺缘起上海民族乐器厂的兰考古琴和老支书去上海打工的女儿三条线索，实现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跨越和叙事切换。深沉的亲情、波折的友情、斑驳的爱情，经历一个甲子的沉淀，酿出一盅醇厚的美酒。据黄昌勇透露，剧中几位重要人物均有真实原型，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融合了多位模范村支书、模范第一书记的影子，用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情感，写出了几代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骨气与斗志。

两地合作探索新模式

汇聚资源、精良制作，话剧《兰考》的上演，将成为兰考一张重量级的文化名片，充分发挥出文化艺术精品对城市形象发展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一堂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艺术党课，一个展示兰考创业史、脱贫史、奋斗史的生动窗口。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是《兰考》的第一批观众，在观演过程中，他感受到陌生感、代入感、新鲜感交织的体验，看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戏剧性的融合，“整场演出像是一部大片，其中的表现手法值得戏曲学习，我非常希望兄弟剧种都